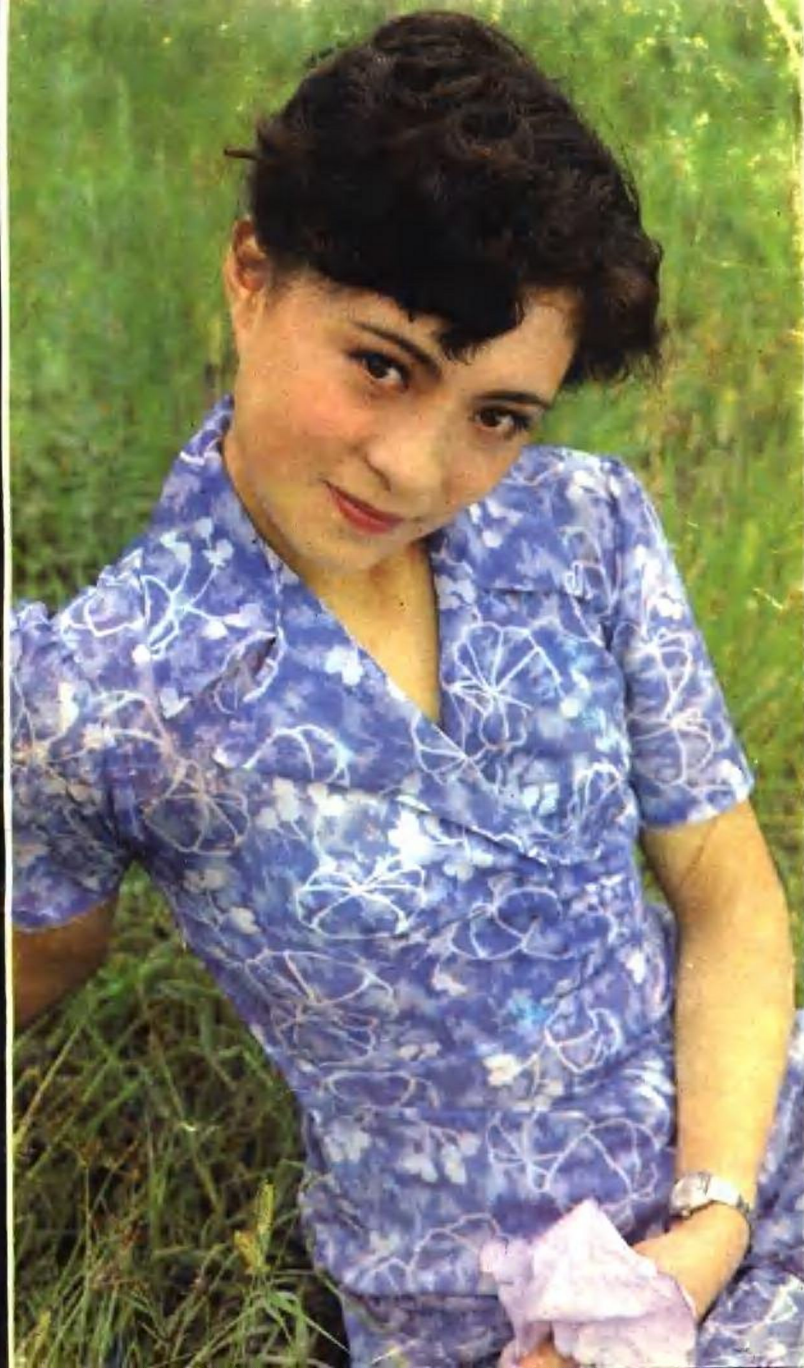




411
48
选》。但愿它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都建立了文化站。文化站在开展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时候,摆电影故事也是一项重要内容。这本《电影故事选》,也可作为摆电影故事的脚本。

在这本《电影故事选》中,共搜集了六部外国名片,十四部国产新片。在编写上不仅注意了故事的文学性,而且注意了形式的多样性。其中有小小说体如《飞来的仙鹤》。有故事体如《大泽龙蛇》等。有短篇小说体如《克雷默夫妇》、《请问芳名》、《爱德华大夫》、《普通的人》等。有自叙体如《城南旧事》。有章回小说体如《春兰秋菊》。作者们在编写这些电影故事的时候,认真地阅读了各电影制片厂的完成台本 and 注意观看了影片,对这些影片的故事、人物、情节作了忠实而生动的描述。看了这些故事即使没看过影片,也相当了解了这些电影。读者是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艺术享受的。

我们编写这本《电影故事选》,算是一种尝试。如果广大读者欢迎,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希望广大读者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 编 者 •

前 言

电影是最群众化的艺术。无论男女老少，都很喜欢看电影。因为，好的电影，不仅可以使人得到美的享受，而且可以使人从中受到教育，得到启迪，增长知识。一部影片上映之后，不仅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看电影，而且有不少的人看了之后对于自己特别喜欢的影片，很想再去看看它的详细内容；有的人看过后还喜欢摆电影。对于有些没有时间和机会看到某一部好影片的人，往往感到非常遗憾！总希望有人能把这部影片的内容摆给他听听，或者借助阅读一下介绍这部影片的文字资料，作为一种弥补。可是，由于电影是一次过的艺术，镜头转换很快，看一次电影就能把整个电影的详细内容说出来的人，是不太多的。尤其看外国电影，看一次就想说出个名堂来，那就更不那么容易。因为外国电影中的人物名字不易一下子记住；外国人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习与我国有很多不同；外国电影的表现手法崇尚新奇，有时也觉得难懂。如果在看外国电影之前，先翻翻这部影片的文字资料，看起影片来就比较好懂，也不难较完整地摆给别人听了。

为了有助于广大群众欣赏影剧艺术，有兴趣地较完整地摆出电影故事，为了让没有时间和机会看到某些中外名片、新片的群众得到适当的弥补，或者看过后还需要进一步欣赏和研究它的故事内容和艺术价值，我们选编了这本《电影故事

目 录

城南旧事 (上影厂故事片)	周天钟 (1)
爱德华大夫 (美国故事片)	伍经纬 (12)
大泽龙蛇 (上影厂故事片)	史 丹 (22)
都市里的村庄 (西安厂故事片)	大 可 (32)
克雷猷夫妇 (美国故事片)	扬 帆 (48)
何处不风流 (浙江厂故事片)	玄 达 (60)
星星星 (潇湘厂故事片)	杨胜利 (70)
普通的人 (美国故事片)	徐贵葆 (80)
喜鹊岭茶歌 (珠江厂故事片)	关 放 (95)
风雨下钟山 (八一厂故事片)	胡乃琨 (106)
驯马手莫兰特 (澳大利亚故事片)	庐 山 (114)
山菊花 (珠江厂故事片)	彭成梁 (124)
飞来的仙鹤 (长影厂故事片)	于 桂 (137)
象 人 (英国故事片)	徐贵葆 (142)
哥儿们折腾记 (峨影厂故事片)	袁 野 (157)
春兰秋菊 (广西厂故事片)	海 沙 (169)
请问芳名 (日本故事片)	凡 草 (190)
东方剑 (珠影厂故事片)	拾戈一 (208)
【 打开的窗户 】北京儿童厂故事片)	永 平 (221)
【 和山长水阔 】长影厂故事片)	冬 华 (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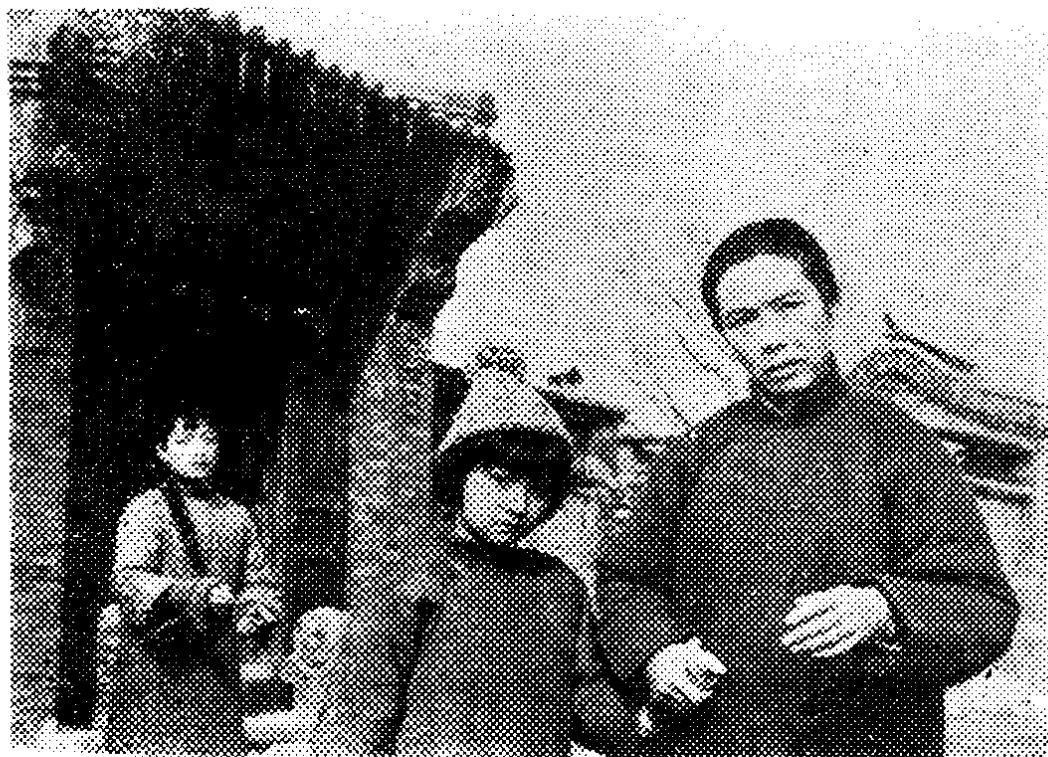
B 106225

上影厂故事片

城南旧事

周天钟

在我人生坎坷的旅途中，我挣扎过，奋斗过，我的经历就象我成天写的字那样密密麻麻。现在，我疲倦了，似乎什么都有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然而，儿时在北京城南度过的生活，却不知为什么，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我——一个海外游子眼前：那里的景色，那里的人……



• 1 •

二十年代，我家住在北京城南的一个小胡同里。那时，我还只有五六岁。爸爸是个教书的，同情和关心进步学生运动；妈妈是个心地善良的家庭妇女；还有个三十来岁的乡下人宋妈在我家当佣人。听爸爸说，我家原不住北京，是从很远很远的一个叫台湾的岛上搬来的。

冬天的早晨，太阳出来暖洋洋的，树枝和屋顶上还积着雪。给我家驮煤来的两匹骆驼在路边吃草料，它那么大，蹲着都比我高一大截儿。瞧它那嚼草的样子，嘴一歪一扭的，真好玩！我站在旁边有趣地看着，嘴也情不自禁地动了起来。胡同里，离我家不远有一家叫惠安馆的小旅店，门口常站着一个瘦瘦的扎长辫的女人秀贞，有二十多岁，老是呆痴痴地靠在门框上出神。但她看见我时总冲我笑，还朝我招手。有次，她笑着叫我：“小桂子！……我的小桂子！”还没等



我反应过来，宋妈把我一把拉了回去，说那女人是个疯子，不要跟她搭话。我只是觉得有点怪，怎么叫我小桂子？倒不怕她。我最喜欢跟宋妈上街买菜，街上可比家里热闹多了。那天我在街上油酱店里认识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姑娘妞儿，个儿比我高，身子有些单薄。后来知道她经常跟着她爸上街卖唱。我和宋妈回家时，又看见了妞儿，她正在胡同口的井窝子提水。她知道我住这胡同里很高兴，我邀她上我家去玩，她害怕地说：“你们胡同里有疯子，我妈不叫我去。”又说：“一会儿我爸要我吊嗓子。”说着就吃力地拉着装水桶的小车走了。我路过惠安馆时，秀贞——那个疯女人对我笑着招手，她坐在门槛上，又拉着我的手叫：“小桂子，我的小桂子。”我抽出手，有点生气地解释：“不，我叫英子，林英子！”她一下不笑了，黯然地说：“啊？她不是我的小桂子。”我好奇地问她小桂子是谁？她把我带到屋里，乱七八糟地讲了些小桂子的事，谁知道她在说什么！弄得我稀里糊涂的。在我家大门口，宋妈和一个换洋火的老婆子议论着什么，我觉得她们讲得挺神秘的，也凑过去听。换洋火的讲，那学生被抓走的时候，秀贞已经有了……，家里发现后把她赶到乡下去生。宋妈忙问：“那孩子呢？”“嗨，打一落地就裹包裹包，赶天没亮就送到齐化门城根底下，唉，反正啊，不是让人给捡走了，就是叫野狗吃了呗！”宋妈似乎懂了：“噢，姑娘打这儿就疯了？！”听到这儿我明白了，我忍不住说：“我知道你们说谁，小桂子她妈。”宋妈她们笑我，以为我不懂。“哼！甭蒙我，反正我知道。”

春天来了，树枝开始发绿了，小鸟欢快地叫着。我脱去

了笨笨的棉袄，浑身轻松极了。有天，我和妞儿在西厢房里玩，那是我家堆杂物的地方，爸爸在房里给我装了副秋千。那里是我的小乐园，是我和妞儿聚会的地方。现在多了一群叽叽喳喳刚孵出的小油鸡。我和妞儿捧着小鸡玩，看它们那毛茸茸的样子还挺机灵的，一个劲地叫着要蹦下去，好象我们干涉了它们的自由似的，真逗人。我们又玩秋千，一会儿慢悠悠地晃着，一会儿越荡越高，我们尽情地玩着、笑着，小鸡陪着我们欢叫。妞儿也就数这个时候最高兴。平时，她不是跟她爸上街卖唱，就是呆在家里做事，难得有空来我家玩。

我一个人在家无聊，常去秀贞那儿玩。她总念叨小桂子，看见她哭，我心里也不好受。有次她对我说：“你要是见到我的小桂子，赶紧叫她回家。我不打她，也不骂她。”还说：“小桂子的脖子后面有块拇指大的青记，是阎王老爷生气时用指头戳到世上来的。”我真想帮她找到小桂子，可我又上哪儿去找呢？有一天，秀贞用指甲草给我染指甲，说思康——她男人最喜欢她染红指甲。我从来没见过思康叔，她叹了口气，说他被带走了。她一面想着，一面给我说，那时思康在北大念书，有次来惠安馆投宿，她俩就认识了，她说这是什么……缘份，我不懂什么叫缘份，只是顺着她点点头。

初夏，有一天黄昏，妞儿来我家找我，我们照例来到西厢房。妞儿站着不作声，我见她眼眶里噙着泪花，心也沉了下来。我过去拉了拉她，妞儿痛苦地抽回了手，抽泣着撩开袖子和裤脚：到处是一道道的伤痕，我吃了一惊，心里肉麻

麻的，妞儿说是她爸用掸子抽的。她告诉我说：“我不是我妈生的，我爸也不是亲的。还不准我告诉别人。”我俩默默地站着。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打得这么狠心。妞儿走后，我连忙去问妈妈，得知我是我妈亲生的之后才放心。

以后不久，一个大雨的晚上，妞儿冒雨跑到我家大门口，怀里还揣着两件旧衣服。我拉她跑进西厢房，才知道妞儿是从家里跑出来的。她说死也不回去了，要去齐化门找亲生父母，她知道是被他们从齐化门捡来的。下这么大的雨，我问她齐化门在哪儿，她也不知道。不知怎么，我总感到齐化门这个地名有些耳熟，……我想起来了，就是那次听换洋火的老婆子说起过，“……赶天没亮，送到齐化门城根底下……”莫非妞儿就是秀贞日夜思念的小桂子？我激动起来，盯着妞儿轻轻地叫了声：“小桂子！”妞儿没有反应，不解地看着我。她摸了摸我的头，以为我是发烧说胡话呢。忽然我记起秀贞曾说过小桂子的后颈有块青记，我硬拨开妞儿后颈的小辫，在满是伤痕的后脖子上果然发现了拇指大的青记。啊——找到了！我找到小桂子了！我激动地对妞儿说：“是你，是你，你叫小桂子！我知道你亲妈在哪儿，我带你去找。”说着，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拉着妞儿就往惠安馆跑。我们进屋时，秀贞正在油灯下翻弄着箱子。妞儿躲在我身后有些害怕，秀贞帮我掸去了身上的雨水，突然发现我身后的妞儿，她俯身看了一会儿妞儿，浑身哆嗦起来，喃喃地叫着：“小桂子……”妞儿害怕地要跑，秀贞扑过去，坐在地上，把妞儿搂在怀里，抱着，亲啊，摸啊：“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小桂子！”

我在一旁欣慰地看着，眼眶湿润了，疲倦地坐了下来。秀贞听见火车汽笛声，连忙给妞儿套上一件新衣，说是马上乘火车去找桂子她爸，拉着妞儿要走，猛然，她想起什么重要的事，蹲在妞儿面前：“你还没叫我呢，叫我一声妈……叫呀！叫妈呀！”妞儿感动了，搂着秀贞的脖子，轻轻地叫了一声“妈！”我看见这情景，鼻子酸溜溜的。啊，母女俩终于团圆了，现在我才觉得困极了，……等我睁开眼睛，屋里空荡荡的，昏暗的灯光闪动着，她们呢？！我冲出屋，在雨中边跑边喊：“妞儿，秀贞！……”只有远处火车的轰鸣声，我不顾一切地在雨水中踉跄地跑着，向火车站的方向喊着“秀贞！妞儿！……”雨水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还在喊着，跑着，终于倒在了地上……

我浑身酸疼，眼皮沉重，光线刺得我睁不开眼，我慢慢看清爸爸、妈妈、宋妈都站在面前，房间、床铺都是白的。原来我生了重病，住进了医院。秀贞和妞儿呢？我哪儿知道她们母女俩在那晚赶火车时被火车轧死了呢！再也见不到了。妈妈告诉我，说我昏迷了好几天，把她们急死了。等我出院时，家里已经搬到新帘子胡同的新居。虽然什么都是新的，但妞儿和秀贞的面容却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时间过得很快，妈妈生了小弟弟，我进了厂甸的师大附小念书。第一学期学“人手足刀尺狗牛羊”之类的单词，第二学期开始学课文。我很喜欢“我们看海去”这篇课文，一回家就朗诵给爸爸妈妈听。因为我家是从台湾岛乘船过海来的，可惜那时我太小，不知道海是什么样儿。课文里写着

“蓝色的大海”，恐怕就象万里无云的蓝天，又大又蓝吧！

我家斜对面的房子没人住，一把大锁挂在门上，围墙也塌了一个口。有一天，我班的两个男学生在我家门口踢皮球，球飞进斜对面的断墙后面去了，听说那儿闹鬼，两个男生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进去捡。我在一旁见了拍手叫嚷：“两个胆小鬼！”我自告奋勇爬进去捡球。里面长着一人高的野草，一点声响也没有，我有点怕了，一只野猫窜出来，吓得我叫出了声，既然夸下海口，只得硬着头皮去找。球没找到，却在草丛里发现了一只反扣着的铜茶盘，下面叠着的桌毯上还有只精巧的小自鸣钟。荒草丛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是谁放的？难道真有鬼吗？我顾不得找球了，连忙逃了出来，两个男生也不要球了。晚上听宋妈讲，胡同口张家闹贼，丢了铜茶盘、自鸣钟什么的——正是我在断墙后面见到的东西，怎么会在那儿呢？我想探个究竟，没吱声。第二天放学后，我又爬到断墙里面去了，只见草丛里蹲着一个二十来岁的人，那人吃惊地看着我，我也被吓住了，转身想逃，被那人喊住了。他笑着问我来干什么？我只说是来找球的，他从背后一堆东西里拿出一只皮球——正是那两个男生丢的。他把球还给我，又问我几岁啦？在哪儿念书？我告诉他在师大附小念书时，他很高兴，说他弟弟也在那学校念书，今年就要毕业了。我问他在这儿干嘛？他吱吱唔唔地没说，我看他那样子准是来这草丛里拉屎的，不讲卫生！他还真承认了。那人叮咛我不要把在这里遇到他的事讲出去，我想这有什么可讲的，就点点头。我走的时候，他还朝我笑着挤了挤眼。人

倒挺和善的。第三天早晨我洗脸时，听宋妈说张家又闹贼了，被偷了三十多件衣服。可不是吗！我上学时见到有个巡警在张家门口登记失物，还满口答应帮他们查查呢！放了学，我见路上没人，就悄悄地爬到断墙里面去了，昨天见到的那人从破石狮子后面走了出来，怎么他每天来这儿拉屎！不过我和他还是算熟人了，我沾沾自喜地讲给他听，我在学校考第十二名。但那人说我应该考第一，说我贪玩，说他弟弟在学校年年考第一，以后还要去外国念书呢！他告诉我他家很穷，连窝头还有上顿没下顿的，我不知道窝头是什么滋味，反正不好吃就是了。那人叹了口气说，他走这条路是没法子，家里人都不知道。只要让弟弟成个象样的人，他干什么都心甘情愿。他接着问我，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叫我怎么回答好呢？我想，或许他就是贼吧？可他心那么善良，他是为了供他弟弟念书才迫不得已干的，所以我只是摇摇头不置可否，谁知他竟呜咽起来，我不知怎么办才好，很想安慰他几句，我连忙说：“人太多了，我分不清好人跟坏人，正象我没见过海，分不清海和天。”那人感动地说，你以后会分得清的。

我和那人交上了朋友，过了一天，我哼着歌又到断墙后面去找那人，不知为什么那人不在，却在草丛里捡到一尊小铜佛，还发现草丛深处一块大石下压着布包。我连喊了几声，没人应，只见野草摇晃着，石狮子瞪着大眼，我觉得有点害怕，转身跑了出来。还没进家就迎面碰见一个带草帽的中年货郎，手里摇着拨郎鼓。他一眼看见我手中的小铜佛，笑着

问我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我把小铜佛递给他看，说是在断墙后面的草地上捡的，东西就送给了货郎，货郎连声向我道谢，我一溜烟就跑回家去了。

以后几天，我都不敢进断墙后面去。这天，学校里开“毕业典礼游艺会”，我把爸爸妈妈都拉了去，我带着小麻雀的纸冠，坐在爸爸妈妈的中间。校长亲自把毕业文凭发给了考第一名的男生，那男生急急走到礼堂门口，把文凭递给一个大人看，我一看，正是我在断墙后面认识的那人，考第一名的男生就是他弟弟，他把弟弟抱在怀里，高兴地抚摸着，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次日我忍不住又去断墙后面找那人，正巧他在那儿，他看着布包里的衣服心事沉沉，问我动过布包没有，我说没动过，只见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要我今后不要再来这儿找他了，我看出他今天特别不高兴，跟昨天简直是两个人，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了。我依他的话，迟疑地退了出来。只见胡同口急匆匆地走来几个人，我抬头一看，走在头里的就是前几天得了小铜佛的那个带草帽的货郎，后面还跟着两个警察，我看见他们朝断墙走去，心一下就绷紧了，很多人围了过去，我吓得朝家门口退。很快听见看热闹的人说，逮住贼了，还说那货郎是个便衣，在这儿转了好多天了。我马上意识到是我捡到的小铜佛把他们引来的。一会儿，那人被捆着押了过来，我躲在宋妈背后，使劲咬着嘴唇，后悔莫及。那人看见我，苦笑着向我挤了挤眼，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看着——又一个朋友走了……

我难过了好多天，上课也没心思，老想着那人，但再也

见不到了，如同妞儿、秀贞一样离去了。

转眼间，我上小学二年级了，弟弟也学走路了。宋妈除了帮做家务，主要是照管弟弟。宋妈已有三四年没回家了，她家在乡下，那里很苦，她丢下自己的两个孩子出来帮人，得到的钱都交给孩子他爸带回家用。宋妈往常找我帮她写家信，每次都问小栓子怎么啦？小丫头结实不？老放心不下，每逢栓子他爸和乡下来人时，总打听个没完，我还看见宋妈抱着弟弟偷偷地流泪，我告诉爸爸，爸爸说宋妈想家了。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宋妈在大门后面蒙脸抽泣，栓子他爸蹲在一旁呆愣愣地抽旱烟。我连忙进屋问妈妈，原来栓子他爸被宋妈逼得没办法，只好照实说出小栓子已经死了，小丫头也早卖给人了。爸爸很同情宋妈的遭遇，想帮宋妈把小丫头赎回来，但宋妈说被栓子他爸卖给了一个赶马车的，北京城满都是，不好找了。我早就盼着栓子哥能来家里玩，这下……我默默地看着宋妈，宋妈哭了几天了，成天话也没有，只是呆呆地出神。我看着看着，一下扑到宋妈怀里哭了起来，宋妈把我紧紧搂住。

真是祸不单行，爸爸经常咳嗽，老毛病又犯了。妈妈劝他听医生的话早日住院治疗，爸爸总是推托说吃完了这些药再说吧。近来夜里也咳个不停，实在不行了才住进医院，经检查已是晚期肺病。妈妈总是一人去医院，不肯带我去，说是肺病要传染的。我可想爸爸了，一天，我带上成绩报告单悄悄来到医院，打听到爸爸的病房，走了进去。爸爸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瘦多了。见到我很高兴。我自豪地把成绩

报告单递给爸爸，爸爸看着笑了。我告诉爸爸说，自从一年级有次下雨想逃学挨了打以后我就再没迟到过。爸爸说：“那次打你，你还记得啊？”“打得好疼啊，想忘也忘不了。”我照实说。爸爸看了我好一会儿，轻声地问我：“你恨爸爸吗？”我摇摇头说：“不恨。”我看见爸爸眼里闪着泪花，爸爸抚摸着我的头说：“不恨就好，你已经长大了，是不是？”我的心一酸，泪水涌了出来，我默默地点点头，长久地说不出话来，凝视着爱我、教我的慈爱的爸爸……

过了不久，爸爸去世了，埋葬在香山红叶下的台湾义地。墓地里秋风瑟瑟，落叶纷飞。妈妈带着我和弟弟来到爸爸墓前，宋妈也来了。我们默默地站着，看着碑上爸爸的大理石像。爸爸慈祥地看着我，我简直不相信爸爸会离开我们，但愿是个梦，然而爸爸真地去了。爸爸，你安心地睡吧！几个学生献上一束火红的红叶。我们慢慢走出墓地，和我家朝夕相处的宋妈无限悲哀，她拉着我，我们互相默默地看着，她真舍不得离开我们，无奈爸爸去世后，我家再没能力雇人了。我们依依不舍地分开手，我和妈妈、弟弟乘上马车，宋妈骑上栓子他爸牵的小毛驴。马车和小毛驴各走一条道，宋妈不时回头看望，我扒在马车后座上，任眼泪淌在脸上，看着越来越模糊的宋妈走远了，爸爸的墓地也远了……

（编剧：伊明）

爱 德 华 大 夫

伍 经 纬

运用精神分析法来医治正常人的异常情绪的康丝坦斯·佩德森大夫的工作，说实话可并不轻松。这不仅由于精神分析法本身就是一种细腻、繁琐和耗费心思的科学，而且作为医治精神病的大夫，她遇到的病人往往有着变态的心理和怪诞的行为，对她的治疗也常常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她的心境。因为作为大夫，她有着顽强的事业心，工作本身给了她极大的满足和极大的愉快；同时作为女人，她年轻、漂亮，在同事中颇受好感，弗勒罗大夫甚至在温情脉脉和一厢情愿地追求她呢。

在精神病患者中，有一种类型的病人或者是由于童年时期精神上的创伤，或者是后来外界的某种强烈刺激，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巨大压力而导致心理变态和精神错乱。所谓精神分析法，就是通过对病人的行为和言语所进行的观察，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和理解病人怪诞行为的规律和胡言乱语中的内在联系，找出病人致病的原因和病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再以耐心的启发诱导从根本上加以消除，这样解除了心理压力的

病人就能够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了。在四十年代的美国，精神分析法是医治精神病的一种重要而又相当普遍的治疗方法。在其他方面，精神分析法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就连精神病院的大夫们，也得经过精神分析之后才能任职行医。

在医学界享有盛名的精神病学专家爱德华大夫受到医院董事会的聘请，即将来医院接替现任院长默奇森的职位，这件事打破了医院生活的平静，引起了人们的不同反应。弗勒罗大夫对新院长印象颇佳；康丝坦斯为能在思路敏捷、才学过人的爱德华大夫手下工作而喜形于色；创办这所医院并担任院长二十年之久的默奇森大夫，则在努力抑制着自己对职位的恋恋之情和离去的伤感。

在餐厅的餐桌上，康丝坦斯同爱德华大夫见了面。站在她面前的这位新院长，是一个相貌清秀、举止文雅而又略带矜持的男人，从外表来看，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年轻得多。或许是由于康丝坦斯的内心有着她未曾意识到的某种渴望，或许是由于爱德华大夫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异样的神情，反正这次见面使康丝坦斯受到了心灵的震动，这位一向冷静和理智的女大夫话语明显多了起来，并且在语气中显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柔情。康丝坦斯兴致勃勃地向新院长介绍着医院的未来建设，还用餐叉在桌布上画了打算建造的游泳池图形。没想到这些画在桌布上的条纹却引起了爱德华大夫的异常反应，他仿佛受了什么刺激似的立刻神情大变，说话也生硬起来，使同桌的大夫们惊讶万分。爱德华立刻为自己的失礼表示了歉意，康丝坦斯也极力用随便的笑谈来缓和气氛，但康